

1957

独幕剧选

作家出版社编

2024

1957

独幕剧选

作家出版社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971 字数160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8\frac{7}{16}$ 插页4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000册

定价(4)0.87元

編选說明

一、前几年，为了集中地向讀者介紹我国短篇文学創作的新成果，和便于文艺工作者的研究，中国作家协会曾經于1955、56年两次編过創作选集。这些选集受到了广大讀者和作者的欢迎。去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停止这个編选工作，并建議由我社繼續进行。我們的力量虽很单薄、水平很有限，但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，同时，有着中国作家协会、各地文艺机关、团体的支持和讀者、作家的协助，因此，我們便承担下来。

二、我們今年編选的短篇文学作品，計有短篇小說选、詩选、散文特写选、独幕剧选、兒童文学选和曲艺选六个选集。长篇中篇小說、长詩（500行以上）和多幕剧不在編选之列。选入的作品均以1957年内發表的为限。各个选集的目次，一部分按照內容題材分类排列，一部分按照作品的体裁样式分类排列。

三、各个选集的編选情况如下：詩选約請詩刊編輯部編选，独幕剧选約請剧本月刊編輯部編选，曲艺选約請中国曲艺研究会編选，短篇小說选、散文特写选和兒童文学选由我社編輯部編选。每个选集都有一篇序言。前三个选集的序言，由各編选单位、团体或作家撰写，后三个选集的序言，則由我社編輯部撰写。

四、在編选过程中，我們曾得到各文学团体和报刊編輯部的热情关怀和支持，有的为我們提供选目，有的还把作品寄給我

們，對我們的幫助很大，特此表示謝忱。但是，由於我們的水平有限和時間倉促，遺漏和不當之處一定不少，希望全國作家、讀者 and 有關方面給予批評和指正。

作家出版社

1958年5月

附 錄

關於中國文學翻譯的幾個問題
一、翻譯文學作品的目的，在於使讀者了解外國文學的精華，學習外國文學的長處，提高我國文學的水平。因此，翻譯文學作品必須做到：第一，準確地傳達原作的內容和風格；第二，使譯文讀起來通順、自然，符合我國讀者的習慣；第三，儘量保留原作的藝術特色。在翻譯過程中，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：
（一）要深入理解原作的內容和風格，不能只顧字面翻譯。
（二）要根據我國讀者的習慣，對譯文進行適當的調整。
（三）要注意譯文的語言風格，使其與原作的風格相一致。
（四）要注意譯文的藝術性，使其具有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。

目 次

已 索 两亲家	李才年(1)
已 索 矿工	札賚諾尔(33) 刘 才
已 索 异路人	温小钰(55)
已 索 相亲記	柯 岩(87)
已 索 在候車室里	华銓倫(123)
已 索 两个新人	方 春(135)
金鳳树开花	张永枚(159)
借馬	銀 燕(181)
营房相会	文 林(195)
双游湖(戏曲)	田 芬(209)
张二嫂看戏(戏曲)	写 工(225)
一个南瓜(兒童歌舞剧)	秋 枫(233)
同騎并进	祁銘鑑(245)
編 后 記	(261)

两亲家

农民 李才年

時間：

一九五六年秋后某日早晨。

地點：

某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五生产队长解龙家里。

布景：

一个合作化后有了新起色的农民家。右边有門通里屋，左边有門通外屋，正面有炕、窗戶，炕梢有一个被閣子，靠右門旁有一口小柜，柜上摆設着兒子青山的訂婚像及一般的陈設。靠左边門旁有一口水缸，上面压上了一张小飯桌，門的右边有鍋台，門的正面有一张小方桌，上面放着茶壶及茶碗。

人物：

解 龙——五十四岁，第五生产队队长。

王 祥——五十五岁，第一生产队队长。解龙的亲家。

王 荣——二十岁，第一生产队妇女組长，差一年未畢業的初中学生。

是王祥的女兒，解龙的未婚兒媳妇。

于 海——二十一岁，第五生产队的社員。

二 嬸——三十四岁，第五生产队的妇女組长。

幕起：炕上的被沒叠，屋里有些不大整齐，使观众一看，就感觉到家里

沒有主婦。解龍正在燒火做飯，看看炕上地下，實在不太整齊，引起了無限愁悶。邊疊着被子，長嘆了一聲。

解 龍 老婆家，老婆家，要是沒有老婆子，真就沒有家啦！自從他媽死啦，這個家就不像個樣兒啦！（把被三下兩下疊好，又去掃地）

于 海 （急呼呼上，抱怨地）大叔，婦女一個也請不出來，我三十六拜都拜過啦，也沒拜出一個。糧草到了家，她們算知足啦。一個也叫不動，三麻子老婆說給孩子作鞋，仙鶴腿說洗衣服，還把我好個罵！

解 龍 她罵你干什么？

于 海 她說：“你個死臭魚（于），你就是個勾死鬼，瞎起哄，你呀！八輩子也搞不上個對象。你該上那去死就上那去死去，我沒有工夫，我給你大叔做棉褲。”

解 龍 那麼青年婦女呢？

于 海 “革命成功”的那些都在家綉枕頭呢，忙着結婚哩。找到了對象，將來不愁吃穿了，還干活做什麼？沒成功的那些小傻瓜頭都上山啦！

解 龍 你沒去找婦女組長么？

于 海 得啦，大叔，你別提她啦，她還起帶頭鬧婦女病，我一進門，她就把肚子捂起來，哎喲，哎喲直叫喚。咱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。

解 龍 哼！叫她們鬧吧，到時候看誰難看！

于 海 你當光有病么？還說熊話哩！

解 龍 她說什麼啦？

于 海 她說：“隊長不是說今年咱隊的工分都叫婦女糊弄來了

- 么？我不干都讓你們老爺們干！”你听听这是什么話！
- 解 龙 她們还抱委屈哩，就凭妇女一天掙六、七分工？我才掙多少？
- 于 海 我看哪，趁早把妇女組长換換。
- 解 龙 你說換誰呀？
- 于 海 你要能把这个人換来，不但妇女能發动起来，就是你家里的活也不愁啦。
- 解 龙 （似乎知道于的内心）你說到底換誰呀？
- 于 海 （頑皮地）你們媳妇——王荣！
說到解的心里，他走到小柜前，看看青山訂婚的像片。
- 于 海 （逼近一步）下学那嚒，誰都說是个書呆子，不能干活，这二年練出来啦，真是把好手，不怪全合作社选她当模范，就是够。九月十五那天一陣大雨，我正在西山挑橇子，她招呼一声，那些妇女就像刮風似的，滾的滾，爬的爬，一陣的工夫，把那一場豆子都蹂起来啦。王荣渾身就像泥猴似的，滿不在乎，还是泥里水里那么干。你說咱这队的妇女，就是拿籬过，拿篩子篩，也篩不出一个呀。
- 解 龙 換不过来呀，主任也不能許可。
- 于 海 主任为什么不許可呢？
- 解 龙 一队不是山地多么，过年要在一队發展果树，主任說叫她掌握技术。
- 于 海 我真不撒謊，我跟主任有老意見啦，还要在一队發展果树？就那些兔子不拉屎的地，連草都不长，还能长果树？今年要不成立大社，要沒有小荣領導妇女搞副业，他們还不得难看？
- 解 龙 你也看透这步棋啦？

于海 誰还不知道啊，誰還不叨叨这个事。

解龙 今年要不并大社，咱們一个劳动日起碼能分两元五角，这一弄可倒好，吃老亏啦！真不如把咱这一队拉出来还搞咱的小社。

于海 哎哟！大叔这个思想可不对头，你忘了毛主席說的話啦：“走大家富裕的道路”。

解龙 不，不！我不过那么說說。已經馬馬虎虎进来啦，还能說熊話啦？可是管怎么的咱这队在生产上也应当拔出个尖呀！我又是个老干部，要是落在人家后头，我这个老脸往哪搁？唉，这些妇女太不給我爭气啦！

于海 这个意見我同意，咱在生产上应当和他們比比武。我看哪，小荣要能过来，那就算保险啦。

解龙 难哪！青山也沒在家，你說我怎么张嘴呢？

于海 小荣可关心你呀，大叔！你先透个話試試，看看怎么样。

解龙 就算小荣沒有說的，我們那个亲家也不能答应啊。

于海 他怎么不答应呢？

解龙 这不明摆的么，小荣要是过来，他那队就和少了一只手一样；再說我們那个老亲家，是一个出名的老偏头，他哪能願意？

于海 （想了想）有了，大叔！这么办：你先透透王荣和她爹的話，要是不願意的話你就写信給青山大哥，叫他来家娶媳妇，看她爷俩还有什么咒念。

解龙 不够条件，上級也不能允許他来家結婚哪。

于海 你写信可不能叫他来家結婚哪，得写你得了急病，上級保险能給假。

解 龙 能行么？叫上級知道啦，青山不能挨批評么？

于 海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也不是开小差。（自己去柜里找出信紙拿出笔来）你說吧，我給你写。

解 龙 不能惹出乱子啊？

于 海 你看你前怕狼后怕虎的，上級就是知道了，为了結婚也不犯法！

解 龙 （寻思片刻）你說我得个什么病好呢？

于 海 什么病重你就說什么病。

解 龙 （又想了想）好，你就說我得了半身不遂，人事不省，我一輩子就你这么一個兒，倘要有个好歹，你赶不上送終，我就是死到阴間地府，也合不上眼睛，見信赶快回家。前后你再給添补几句就行了。

于 海 好，我这就給你写。（伏在桌子上写信，很快就写好了，念給解龙听）

“青山我兒：自从你媽死后，你爹吃了些掉頓的飯，穿了些寒热不均的衣裳，又得为社操劳，上了一股火，在昨天忽然得了半身不遂的病，人事不省。我这輩子就你这么一個兒，倘要有个好歹，你赶不上送終，你爹就是死在阴間地府，也合不上眼睛。見信赶快回家看看为要。父字。九月十九日。”

解 龙 写的可倒挺好，可是这不一下子就漏底了嗎？

于 海 怎么漏底了呢？我这不是按你所說的写的么？

解 龙 我既然人事不省，怎么能写信呢？

于 海 对，对！（以手打头）你看我这脑袋瓜子，你看我这脑袋瓜子！那么誰写这封信好呢？（想了片刻）我看就以你的老亲家——王祥的名义写吧。

解 龙 你这不是糊塗嗎，那哪行呢！青山要是写信来一問，不

就糟了嗎？

于海 以青山哥舅舅張世發名義寫你看怎麼樣？

解龍 又能好哪去呢？不一樣嗎？

于海 這我可沒有辦法了，信寫好了，沒有寫信的人。（想了片刻）哎！有了，有了，以我的名義寫！青山哥寫信來問，保險出不了岔。

解龍 保險倒是保險，可是青山能不能懷疑小榮為什麼不寫信呢？

于海 可也是，那你說怎麼辦呢？

解龍 我看不如說我摔斷了腿吧。

于海 不行，這個病太輕。摔斷了腿又死不了，咱這离大醫院又近，一接就好，怕青山請不了假。（急得滿屋走，走了兩圈，忽然一抓腦袋說）我又有啦！信上添一筆，說小榮受訓去了，不在家，還是以我的名義寫，青山哥就不會懷疑了。

解龍 對，好小子！真有主意，我提拔你當組長。好！就以你的名義寫，你在我這隊，又是鄰居，又和青山從小同學，無論從哪方面說，也該寫這封信。

于海 （換了一張紙又伏在桌上寫，寫好了問解龍）要不要再念一遍了？

解龍 不用念了，我也看個差不離了，裝信封里吧，等明天集送郵局去。

于海把信紙裝進信封里遞給解龍，解龍接過來放進櫃里。

于海 我要走啦，大叔。

解龍 小子，今天咱給一隊撥五千斤苞米，他們給咱撥兩萬斤地瓜。你去趕車去，先拉場上最南頭那一堆苞米。

于海 那一堆苞米砂子太多呀！

解 龙 井里蛤蟆酱里蛆，米里砂子老规矩。他们要嫌乎就不要，这就够面子了！

于 海 (想了想，明白了)对，人家送的东西，再挑肥拣瘦的还像话啦。(欲下又转回来)那么，棉花摘不摘？

解 龙 你告诉组长，她再不干，停止她劳动十天！

于 海 正不想干活哩，你停止吧！

解 龙 再不……扣她两天工。

于 海 这些办法都旧啦，不灵啦，队长！

解 龙 这些娘们！就应当拉在大会场上斗斗她们。

于 海 嗯！这个办法可一回儿还没使唤过。

解 龙 你去告诉她，叫她赶快来！

于 海 她肚子痛的直叫唤，她能来吗？

解 龙 她能来也得来，不能来也得来，爬也得爬来！

于 海 她要不往这爬怎么办呢？

解 龙 (气愤地)把她抬来！

于 海 是！(下)

解 龙 (自语地)这些娘们，真落后死了，个人利益看的太重了。

(又去烧火，因为火不着，用嘴吹，忽然一股烟冒出。揉眼，抹了一脸黑)

王 荣 (拿了一个包袱，轻轻地走上)大叔，吃饭了？

解 龙 (正在揉眼，一抬头)啊，荣来啦！还没做熟呢。

王 荣 (见解龙脸上有黑，笑嘻嘻地到桌前拿来镜子和毛巾)大叔，你看！

解 龙 (楞住，照镜子一看，笑起来)嘿嘿嘿！做饭这个活就不是老爷们干的。(边擦走到柜前)你给青山写信了么？

王 荣 (走过去把火给点着)嗯。

解 龙 他没给你来信么？

王 荣 昨天来了一封信。他没给您来信吗，大叔？

解 龙 这小子吊儿郎当的个毛病还没改，他算招准了，两个月就来一封信。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）这不，从他妈死后，这是第二封信。

王 荣 （接过信看着）他说部队忙，除了练兵就是学习，一点工夫也没有。（发现像片）哎！还邮一张像片来呀！

解 龙 嗯，他说这张照坏了，不让我给你。

王 荣 我看这一张比那一张还好，脸也胖了，还笑咪咪的。

解 龙 吃的饱，睡的足，怎么不胖呢。

王 荣 给我吧，大叔！

解 龙 好啊，那柜里还给你捎来一瓶药。

王 荣 药！什么药？

解 龙 你自己看看吧，上回我听你妈说你病了，我就给他去了封信，他就捎来了。

王 荣 （从柜上把药拿起来看了看，羞答答地）他真细心，我的病好啦。

解 龙 年青人自己小心点，别光逞强，得病容易治病难哪！（边说，拿起笤帚扫地）

王 荣 （把药揣起来，赶紧接笤帚）大叔，你歇会儿吧，我来收拾。

解 龙 （坐在炕上，吸着烟）人要老了就算完了，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回来饭也不想做，屋子也不想收拾，你说这不拉倒了么？

王 荣 这怕什么，再等一年半载的青山回来就好了。

解 龙 一年半载的？……是真的，自从你大孀死后，我是想青山哪！你看这还像个家？

王 荣 不要紧，早晨晚下的我来帮你做饭不好么？

解 龙 别累坏了你，孩子！一天到晚上山爬岭的就够受的了。

王 荣 年青人多干点活累不坏，河东河西的道也不远。

解 龙 拉倒吧，叫你爹知道啦，又好来骂我啦。

王 荣 我爹更关心大叔，他常跟我說，你們俩从小就在一塊看牛，受当家的那些气呀。从我大嬷死后，他叫我常帮助大叔洗洗浆浆。青山也在信上嘱咐我多关照您一些，我能不管嗎？

解 龙 咳！做姑娘的总是人家的人，总不如做媳妇……

王 荣 大叔，我有不到的地方嗎？

解 龙 （知道自己說錯，忙把話拉开）說哪里話啦，孩子！我是想早点像一家人家……天快冷了，我的棉衣服一点还没做呢。

王 荣 大叔您放心，这些活放在我身上。（打开包袱拿出一双新做的棉鞋）我还給您做了双棉鞋，不知道能不能合适？

解 龙 （笑嘻嘻地接过棉鞋）怎么像买的一样！（穿上满屋走着）我穿上这双鞋，怎么两条腿也輕快了！是你做的嗎？

王 荣 嗯。

解 龙 真是你媽的孩子，龙生龙，鳳生鳳，一点也錯不了。

王 荣 不挤脚么？

解 龙 不，一点也不挤脚。（走到柜前，拿出一塊花布）荣啊！你看看这块花布俊不俊？

王 荣 （接过来）哎呀，这花这么俊哪！大叔，你真会买。

解 龙 你稀罕嗎？

王 荣 嗯。

解 龙 那么就給你吧。

王 荣 尽破費大叔啦。

解 龙 （見有机可乘，边脫下棉鞋，放在柜里，边說）这算不了什么，早晚还不是一家人家嗎。我寻思你爹那么大的岁数了，养活八口人，还不要他的老命啊。我，去了灶王爷就是我，省下

錢干什么，还不是你們倆的嗎。你們家今年分多少糧啊？够吃的嗎？

王 荣 能少两个来月的。

解 龙 我今年又弄个余粮戶，不但苞米得全卖，連麦子还得卖一些，我寻思……

王 荣 余粮戶不是光荣嗎？

解 龙 光荣是光荣啊，我是說你們家要是走一口人，少一个吃飯的，你爹不是寬綽寬綽嗎？

王 荣 大叔，你是說叫我……

解 龙 青山来信也提过这个事，他想叫你先过来，其实我也有这份心思。

王 荣 我不能过来，人多嘴杂的，俺可不願意听。

解 龙 这有什么，他們誰愛講他們就隨便講。我也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可是你这不是全为了我嗎。

王 荣 大叔，你放心，以后不論是做飯、收拾屋子、洗洗浆浆，都是我的事。

解 龙 唉！自己家的人也不用說假話，家里的事倒好办哪，我是寻思队里的事。

王 荣 队里怎么的啦？今年不是去了四队就是你們嗎？

解 龙 这倒不假，我們今年沒赶上四队，就怪妇女劳动力沒發动出来。果树也多，菜园子和棉花都不少，用妇女劳动力的地方太多了，可就是發动不出来。棉花地的草沒拔出来，叫草咬了一下子，苹果閩果閩晚了，損失不少，要不四队哪行啊。

王 荣 妇女劳动力怎么沒發动出来呢？

解 龙 毛病都在妇女組长身上，三六九歇工，你說別人能不跟